

北生所:体制外的科学“飞地”(上)◆钱炜

从北四环向北,换乘两次地铁,出站后坐两站公交,再下车步行1公里,其间要依次途经:皆自称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与上地、“硅谷”白领们的家园回龙观,以及低收入高学历的“蚁族”聚居地唐家岭和另两个村庄,才能抵达这段“魔幻现实主义”旅程的终点、中国最顶尖的科研机构之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这样隐秘的地理位置,也符合北生所谜一样的身份。在中国,几乎99.99%的科研机构都隶属于中科院、各大高校或科技部系统,目前独立于这个庞大体制的,只有一南一北两家机构:一是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另一个就“北生所”。北生所的英文名称——Natio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Beijing(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以,北京)——与其中文名字并不一致,这也暗示了它出身的复杂性。而相比“华大”高频率的媒体曝光度,人们只能在专业媒体上偶尔看到北生所又在“CNS”上发表论文的简短消息(CNS,指的是《科学》《自然》与《细胞》三大世界顶级科学期刊)。

在创办北生所之前,王晓东这个来自河南新乡的中国男人,已经在达拉斯被美国南部的阳光将皮肤晒成了巧克力色。2004年,41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之一。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同样从美国归来的施一公的话说,王晓东已经达到了从新中国走出去的华裔科学家能够在美国取得的最高地位。

然而,王晓东一直很低调,低调到连百度百科里的“王晓东”这一词条,也是同名的一位内地厅级官员。当他的“小伙伴”施一公与北大生科院教授饶毅的一言一行都会登上报纸的新闻版面时,他却几乎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不写博客,也很少在国内各种公开场合抛头露面。

真正第一次将王晓东推到聚光灯下的,还是2011年“大嘴”饶毅的一篇博文《一个成功的研究为何被边缘化》。这篇文章当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中国最大的科学社区

一个超级海归的十年坚持,和一块科研体制改革试验田的“魔幻现实”

网络——科学网上获得了311人的推荐与212条评论,以至于该网站还为此开设了专题讨论。然而,王晓东本人对此依然保持了沉默。

今年9月,王晓东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的杰出科学家奖。基金会解释说,这是同时看重他的学术成就与科学领导力。在颁奖仪式上,王晓东首次对自己的行为做了一番注解:“在美国时,我的导师就教给我两句话,the first,you can't change the world(首先,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the second,do the right things(其次,做正确的事)。所以一直以来,我坚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正确的事。”

“王大胆”归来

王晓东有一个天生适合演讲的嗓音,声音醇厚而富于磁性,语速慢且均匀。他总是穿一件半休闲半正式的卡其色外套,即使出席正式场合也不会换成笔挺的西装,也从不打领带。因此,新认识他的人们总会觉得,这样一位温和敦厚的谦谦君子,似乎更适合在环境相对单纯的美国生存,而不是在国内“混”。

但一些细节也“透露”出一个不一样的王晓东: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头雄狮;他爱看武侠小说,并戏称自己“王大胆儿”;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放弃美国已取得的一切回国从头来时,他慢吞吞而又笃定地说:“我喜欢未知带来的快感,如果前方的路已能看得很清楚,那就没意思了。我可能受得州牛仔精神的影响,不怕推倒重来,有胆量。”

如果了解王晓东的过去,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这些话。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



■ 王晓东

学中心读博士后时,王晓东师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如果他留在那里一直跟着做,将是一条安稳的成功之道。但王晓东却决定去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当助教,并选择了完全不同于他以往研究方向的哺乳动物细胞的凋亡机制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对此,曾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的现清华大学教授鲁白评价说,年轻科学家往往急于出成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乐于做“短平快”的研究。但王晓东当时却选择了一条并不好走的路,并在5年后一鸣惊人。他在埃默里大

学开启的研究,正是后来能够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关键。

创建北生所的初衷是在6位新加坡华裔科学家的倡议下而产生的,意在以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MCB)为模板而建立的中国IMCB。2003年,北生所以全球招聘的方式,从20多位应聘者中选拔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王晓东、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2010年,王晓东全职回国担任所长。因此,北生所虽然是在2005年正式挂牌的,但实际上,王晓东已为之倾注了10年时光。

由于全盘拷贝IMCB,连北生所的设计都与本土建筑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所有的窗户都凹进墙壁很多,窗台很长。这是因为,新加坡的阳光很强且雨水充足,只有让窗户凹进去,才能避免雨打日晒。

“他们连这样的细节都照抄不误,可见当时,中国想要学习国外经验来改革的决心有多大。”王晓东笑着说。由于被当做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的一块试验田,北生所的管理方式完全不同于体制内。它的监管机构,是由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等7部委与北京市政府联合成立的理事会,由科技部与北京市科委每年提供共约1亿~1.5亿的经费支持。因此,在成立之初,它提供给科学家的待遇颇具吸引力,也吸引来一批年轻的人才。

截至今年,北生所已在CNS上累计发表文章三十多篇,他们的论文几无例外地研究生命的机理机制,其成就已大大超过了它最初要模仿的对象IMCB。2012年,北生所王晓晨等4人入选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设立的“国际青年科学家奖”,在中国入选的7名科学家中占了一半席位。HHMI既是研究所又是基金会,在美国,是仅次于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第二大慈善机构。

“如果从科研角度来看,我是没有必要回来,但若能够带动一批年轻人,那我认为,回来可以发挥比在美国更多更大的作用。”王晓东说。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们赶跑。一会儿,爸爸来鞠一躬,妈妈、婆婆还有我们都依次磕过头,就可以美餐一顿了,我也把那些“老猴子”都忘诸脑后了。

哥哥还告诉我,婆婆是公公的姨太太,还说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事。婆婆爱干净,床单浆得平平整板的。桌上的闹钟、铜墨盒是公公的遗物,总是擦得锃亮。我乘她不备,就到她床上一滚,到桌上乱动,或将她砚池的水洒到桌上。这一回,婆婆又在撵我出去,我忽地想起哥哥的话,大声说:“公公就不应该娶什么姨太太!”这下可把她气着了,拿了个鸡毛掸子追我,说:“好奸逆!敢说你公公!”我的房间有四扇门,她追也追不着,最后下了个湖南话的结论“小妹子坏透哒”!

哥哥是幕后指使者,可他还得便宜又卖乖,在我床旁的壁炉墙上写了条“小妹不好”的大标语。我气得和他打架,还是以我的失败告终。

爸爸猝然死在家里了,那是1941年8月4日下午2点15分。

暑假期间,爸爸总要到新界青山上的寺院里去住一段时间,安心写他的《道教史》。这次,他回来已几天了。回来的那晚,他冲了个冷水澡,睡觉又受了风,感冒发烧,躺了一天,已经退烧了,还在家里休养着。这天,妈妈出去给他买东西,袁妈、刘妈正管着我和哥哥吃午饭,爸爸出来到饭厅拿走一沓报纸。袁妈说:“您别看报,还是睡午觉吧。”爸爸说:“我不看,我把报纸放在枕头下面才睡得着。”他总爱说笑话。之后他就回卧室去了。我们饭还没吃完,妈妈就回来了,她拿着东西径直去了卧室,忽听到她大喊一声,叫着:“快来人!怎么啦!”我们一起奔到她那里,只见爸爸面色发紫,躺在床上没有反应。也不知谁说了句“快请大夫”,哥哥拔腿就跑下楼去,我在后面紧跟着。

跑到院子,哥哥忽然停步,转身对我说:“你去吧,我没穿裤子。”——他只穿条内裤,没穿短外裤。我向来就怕去医院,说:“你不去,我也不去!”哥哥“嗨”了一声,转身撒腿就跑,我还跟着。到了胡惠德医院,哥哥就大喊:“我爸爸快死了,你们快去呀!”护士长原来都很熟悉的,看哥哥急得直跳,慌慌张张拿了药械跟我们跑到家里。

37.UNCLE 归来

陈太太让刘强去接的人,是她的叔叔。她在密支那的这幢英式带花园的小楼,就是这位娘家叔叔给她买的。叔叔早年留学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理论物理学;二战期间,爱因斯坦为躲避纳粹的迫害来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叔叔有幸成了他的一名助手。以后叔叔一直在美国痴迷科学研究,终身未娶;但他与这位侄女特别投缘,小时候把她宠爱得如同自己亲生。十几年前,叔叔要她结束在缅甸颠沛流离的生活,带儿子一同去美国。但是他们走了,手下的一千多名战士和家属如何生存?叔叔无奈,又心疼这个侄女,就拿出自己的积蓄为她购置了这幢楼。每个月,叔叔还会寄些钱来资助她。

这样年复一年,眼看叔叔年事渐高,陈太太作为晚辈不能侍奉叔叔,反而要叔叔寄钱来照顾自己,心里实在不安。去年春节刚过,陈太太一翻日历,突然心一跳,叔叔是1900年元宵节出生的,到如今已经76岁了。想象一个76岁的老人,每个月都要蹒跚独行地到银行去,为她划卡汇钱,陈太太的眼泪就流出来了。陈太太写信过去,恳请叔叔不要再寄钱来了。信寄出后,果然钱不寄来了,但叔叔从此也音信全无。如今察察日进斗金,日子好过了。童年生活的片段常会浮上脑际,她好似看见了浙江乡下老屋前的院子里,叔叔从口袋里掏出巧克力——她迈着两条小腿摇摇摆摆向他扑去。他一把抱起她,将她高高举过头顶:“小馋猫,我的小馋猫!”现在叔叔老了,也许病了;而“小馋猫”能尽孝了;可是叔叔,你在哪里啊?正在纠结中,忽然收到了叔叔打来的电报:“我于3月14日中午12时飞抵仰光,后即前往密支那。‘小馋猫’在家等我。”陈太太一阵狂喜,迅速给刘强打了电话。

匆忙赶到仰光机场,刘强抓瞎了,该把陈太太告诉他的“叔叔”的名字写在一块纸牌上,高高举起才好。要不,自己又不认识他,怎么辨认呢?可现在上哪里去找纸牌子?心里想着纸牌,一块纸牌就在他前面不远处——上面写的是英文“Welcome Mister Richard Wang”。怪了!这个“Richard Wang”正是老先生的英文

名字啊!难道他想要的纸牌牌,别人已经给他送来了?仔细一看举牌人,啊,他竟是泰阳牧师!刘强收紧的心放松了——泰阳牧师接的人跟陈太太的叔叔不仅同名同姓,而且还在一个航班上,唯一的解释就是同一个人!即使不是,“叔叔”看见写着自己名字的接人牌,也会停下来问一下呀。他只消盯着泰阳牧师就是了!刘强刚想与牧师打招呼,旅客已蜂拥而出。不一会一名老者来到泰阳牧师跟前,从口袋里掏出公文般的一张信箋交给了对方。刘强趁机挤过去叫了一声:“Mister Richard Wang,请问您是王蕴华女士的Uncle吗?”王蕴华是陈太太的名字。那老者一怔,伸手从泰阳牧师手里收回信箋,两眼盯着刘强:“你是……”带一点江南口音的普通话,刘强心里有底了。他很有礼貌地上前鞠了一躬:“王爷爷您好,是蕴华妈妈叫我来接您的。我姓刘,您叫我小刘好了。”泰阳牧师满脸惊讶:“刘,你怎么也来了?”刘强来不及解释,只朝牧师调皮地点了点头。这时老者激动地握住了刘强的手,心想侄女的夫家姓陈,这孩子姓刘,又称侄女为妈妈,便道:“你是蕴华的女婿?”刘强脸微微一红,正想说什么,眼前有道白光一闪。泰阳牧师立刻气呼呼地喊:“谁在拍照?”刘强抬头一看,见确实有几个人对准他和Uncle爷爷在按快门;被泰阳牧师一叫,那几人立刻走开了。于是三人结伴,一起乘火车回到了密支那。

见一位形销骨立、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眼前,陈太太又喜又悲:“Uncle,你怎么这样瘦?”Uncle不言,突然一转身,打开自己的手提箱。顿时,陈太太、刘强,还有特地从翠寮赶来的陈团长,全都惊讶了。箱子里面尽是各种包装精美的咖啡、巧克力、曲奇饼干、奶油小点心……Uncle很兴奋,苍白的脸颊上现出了淡淡的红晕:“我的‘小馋猫’,喜欢吗?”也许在他无数次的想象中,他的“小馋猫”会伸出两只胖胖的小手,抓起一块巧克力就往嘴里塞;可现在,年过半百的侄女只用手绢频频拭泪,并不由分说地行使她的主妇特权,安排Uncle吃了一顿可口的晚餐,安排Uncle洗了一个舒服的热水澡,最后,把Uncle请进整幢楼房里最宽敞舒适的主卧室里休息去了。

竹林

